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794
16 August 1974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七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澳大利亚

坎贝尔先生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姆沃戈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七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89)
- (e)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4)
- (f)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5)

主席：按照理事会从第 1779 次会议开始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建议理事会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毛里求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对正在讨论的这个项目的审议，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毛里求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并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南斯拉夫代表约布先生、罗马尼亚代表格奥尔基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塔列布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进行审议今天会议的议程项目。在我们进行讨论这个项目的实质之前，我想应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要求请他发言。

秘书长：理事会的成员也许有兴趣听取关于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收到的最近消息的简短报告。

理事会各成员都知道，土耳其总理宣布他的政府从今天纽约时间 12 时起接受停火。部队指挥官报告说，到今天——八月十六日——当地时间 19 时，除了在尼科西亚绿线西端和利姆尼蒂斯围地边缘有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射击以外，停火维持住了。一直到当地时间 21 时，除了在尼科西亚西端有小型武器间歇射击以外，停火仍然维持住。当地时间 23 时，停火在各区都维持住了。

我深感遗憾，必须通知理事会有一辆载着联塞部队五名丹麦士兵的车子驶入莱夫卡区，阿姆贝利科附近的布雷区。两名士兵死亡，两名受重伤，一名受轻伤。我要为这个悲惨的损失，对丹麦政府、人民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主席先生，我愿借现在发言的机会简短地提到阁下在昨天理事会会议结束时关于这几天来塞浦路斯局势的报告所发表的若干意见。理事会的成员都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尽力使理事会对塞浦路斯的局势随时得到充分的情报，当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期间和在塞浦路斯恢复全面敌对行为之后都是如此。这些通信中包括情报一到就立即作的报告，也包括我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55(1974) 所作的中期报告。

我要通知理事会，我不在纽约的时候，经常通过电话和电报与总部联络，完全知道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通常在发出这些报告之前，其内容都经过我仔细审查。这些报告都根据在塞浦路斯的联塞部队指挥官交给我的情报。我相信，这些报告对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作出了客观的说明。

主席：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安理会，为属于联合国武装部队的丹麦士兵的死亡，向丹麦政府和死亡士兵的家属，致最诚挚的哀悼。

关于秘书长有关秘书处塞浦路斯报告的发言，我也要作一点小小的澄清。我昨天不是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而是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发言评论。

现在我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注意，昨天法国代表提出载于S/11450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已经过两次修订，作为S/11450/Rev. 2号文件分发。秘书处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分发给理事会所有成员。

在理事会这次会议之前，理事会成员协商时同意，我应该在这次开始时把这个决议草案交付表决，其后再给理事会成员和参与理事会对这个项目的讨论的非成员国代表发言的机会。

没有反对这个程序的意见，我现在把载于S/11450/Rev. 2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举行举手表决。

赞成： 澳大利亚、奥地利、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无

弃权：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零票反对，3票弃权。有一个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听取那些表示要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勒孔特先生（法国）：对我来说，从昨天我国代表团提出决议草案起，在进行了所有集体的和双边的协商后，如果我再使理事会同仁留得太长久，似乎就是浪费理事会同仁的耐心。但是我不会忘记提案人的特殊责任，我将試著用简短的几句话，公开说明我们创议的原因。

自从日内瓦谈判——我说的是“谈判”——破裂以来，塞浦路斯局势稳定地恶化下去，直到八月四日，在巴黎的共和国总统办公厅发布了一项公报，我从其中摘录下列几句：

“法国正式反对土耳其单方面在塞浦路斯恢复军事行动。只有谈判得到顺利的结果，而不同时寻求军事优势，才能符合欧洲国家间关系所应遵守的原则得到公平解决办法。”

我相信，美国政府以同样的精神，通过基辛格先生，声明不赞成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并且表示美国政府预备为了公平持久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着手干与。我想我也能够提到其他国家的其他当局的其他声明；这些国家面对着塞浦路斯的悲剧和危机，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虽然停火已被正式接受了，该岛的若干部分仍然在继续战斗中，而且早日恢复日内瓦谈判的希望极不确定。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我们的理事会怎么能还对这种局势漠不关心呢？它怎么能禁得住不履行其根据宪章所应负的责任呢？当事件危害了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冒着影响国际安全的所有危险时，它怎么能采取敬而远之，袖手旁观的态度呢？

当然，在我们昨天的辩论之后，我们的确通过了两项决议，表示出理事会的关切。其中一项主要是人道主义性质，表现出所有成员国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和安全的关怀。我们立即给予支持，并提出议案。

秘书长刚刚报告的悲惨事件，造成了联合国特遣队更多的士兵死亡，这些事件突出地显示昨天的决议不幸是适切中肯的，也显示出在塞浦路斯所有作战各方都必须密切注意这个决议。

昨天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或许由于某些不结盟国家提议，限制在回顾前几个决议，并坚持加以完全执行，和坚持要遵守停火。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实在不够。

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牵涉，特别是直接的政治牵涉，也属于我们理事会审议的范围。所以是这样，不只因为过去十年来，联合国在试图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所负起的重大任务，也因为一种很可能危及世界一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就直接和主要属于我们组织审议的范围。

昨天，我国政府提出这项今晚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时，是出于在道义、法律和政治三方面的关切。

在道义上，我国政府认为关于塞浦路斯悲剧各方的责任问题，理事会有责任采取明确的立场。我们为求心之所安，就要强调土耳其对目前局势所负的责任，因为在危机开始时，德吉兰戈先生说过，尼科西亚军事政变的情况，和希腊与塞浦路斯国民防卫队军官的关系，都使雅典政府负有特别的责任。

从法律的关点看来，迫使我们的理事会义不容辞再次重申，各方必须尊重理事会前几个决议，并且提到塞浦路斯宪法政权以及部队在那儿驻扎所根据的国际协定。

在政治层次上——我再说一次，这才真正是我们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着眼点——理事会有责任，提到第353(1974)号决议，再一次紧急呼吁各方，在真诚和建设性合作的气氛下，毫不迟延地恢复曾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并且不使这些谈判受到最近军事行动结果的影响。在这方面，而且特别是在这方面，我要提到——我很不愿意，但不得不这么做——我要提到法国相信其中一方的责任是什么。

使得塞浦路斯恢复军事行动，结果使土耳其军队把该岛分为两半，并再一次使塞浦路斯陷入战争的恐怖中的这些事件，都使每个人挂心。在日内瓦谈判破裂后，那天晚上的会议上，我们把这些事件一件一件提出来加以谴责。在我看来，这些事件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做法的一部分，我们都希望由于国际合作的发展，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我说的是我要把它叫成最后通牒的精神的做法。我想对我们大家来说，在日内瓦谈判的某一个时候，正好是谈判破裂的时候，一种无限地太鲁莽的态

度使得土耳其政府作出那样的决定。不幸，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以前给欧洲带来炮火和流血的那种做法。那正是世界大战怎样开始的。

这里牵涉到一个分裂的国家——联合国的会员国的领土问题，这个国家，因为两个必须共同居住在一个岛上的社区互相对抗——常常是狂热地对抗——而在永远存在的内部困难的情况下度生活，这是一件我们不能继续漠不关心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遭受内部分裂的痛苦的一个小国家而忽略不顾，或者不用处理大国间的冲突、危机或战争完全一样的办法来处理分裂这个国家的悲剧。

塞浦路斯的分裂——我指的是精神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分裂——是使人深有所感的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塞浦路斯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员。有些事件仍然在使这个不幸的国家分崩离析；我们不能容忍对这些事件究竟意义重大还是缺乏意义的问题采取立场。

我只能代表我国政府向塞浦路斯所有受到严厉的蒙难的人民致意，热切地希望有一天他们的苦难会终结。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塞浦路斯现在真正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被一个国家——而且还是保证国——无疑地曾在该岛蒙受不利之后而想要在那里取得优势的企图所左右，这种优势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终于成为塞浦路斯危机正确方向的障碍。

从来没有任何战争，没有任何使用武力的企图，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我们在国家生活和国际事务上，都有过经验。不幸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仍然有太多的这种例子，我们有责任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为解决或开始解决这些表面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指导方针来。

因此，我相信我们不能满足于含糊不指名地重述在塞浦路斯进行的事件。当然，我们所通过的许多决议，都是根据各国能够达成协议的最低共同基础。实际情况常常不符合这些最低共同基础，这些基础事实上只是邀请各方尝试集合到一起。我想这个决议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理事会一般的想法。

我要感谢那些肯支持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的代表团，令人鼓舞的是在这个会议厅里有11个国家能表现出判断力，紧急地要求解决办法的主要方针。

我知道其他的国家因为有关必须与本国政府商议的问题，而不得不弃权或不参加表决。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的是极为紧急的事件。我相信，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必须看清的事实真象。不幸，明天或后天，恐怕就不再能反应真象了。因此，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处理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使我国代表团的成员感到疲劳，法国还是完全准备这么做，我们坚决相信重大问题，包括塞浦路斯问题，都应该提到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上审议。

黄先生（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代表团自塞浦路斯问题发生以来，在安理会历次会议上多次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根据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决定对第S/11450/Rev.2号决议草案不参加投票。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代表团想发表一些意见作为其投票赞成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解释。

由于种种原因，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痛苦经验，因为这些事情含有违反我国笃守的宪章原则的意思。诚然，导至联合国的设立的旧金山宪章设立了一个基于各国都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国际秩序。这个新国际秩序认为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是非法的，并给每个国家保留在遭遇武装攻击时作合法防卫的固有权利。为了有效地防止使用武力，联合国设立了机构，给安全理事会提供取得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所必须的力量。

因此，面对象塞浦路斯似的戏剧化事件——就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我们想要知道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的那些原则是否已经遭受了不可补偿的损害。

在塞浦路斯屡次出现违反停火的情况下，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完全同意昨天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不遵守理事会规定的措施造成的种种后果的报告的结论表达的关切。如果希望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授权由国际当局解决冲突的世界，一切国家都应该作为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完整性的热忱守护者。

显然，因为忠于宪章的各项原则，又因为宪章包括作为民族生存下去的根本利益，象哥斯达黎加代表团代表的一类小国为了维护它们的安全有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坚定责任。我们不敢想象如果宪章因没有被严格遵守而遭削弱，再度出现把世界推到武力统治时代，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一个国家不服从安全理事会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采取的措施时，这就使整个国际安全制度遭到严重的侵蚀，并且，也许不是故意地，使那些愿意把一切努力投入争取发展的小国陷入险境。倘若这些国家由于一切国际保护被剥夺，感到受缺乏信心的威胁，从而把难得的资源浪费在武器上，这就是极不明智的。

在塞浦路斯出现这些事件后，再没有什么乐观的理由了。塞浦路斯人民本身不愿有这场战争，也没有抗战的准备。必须坦白承认，安全理事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全部落空。

塞浦路斯——象我国一样的小国——已经成为别国胃口的牺牲品。为了塞浦路斯，又为了在这事件中遭受动摇的国际秩序，我国提出抗议。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印尼代表团投票支持载于第S/11450/Rev. 2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们经过很长犹豫后才这样做。我们对第3段感到困难。虽然认识到有关各方立即恢复谈判的需要，印尼代表团认为，从现实的观点看来，这种谈判不得不考虑到塞浦路斯事态发展造成的现状。

主席先生，

在奥地利分遣队三人的死亡后，如此近的时候，又有联塞部队三名丹麦士兵死亡，我国代表团愿和您与秘书长一齐向丹麦政府表示深切的同情。

联塞部队在最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完成其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印尼代表团愿再度表示尊敬。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我们愿意和您一齐向奥地利和丹麦政府致送我们诚挚地吊唁；服务联塞部队的奥地利和丹麦分遣队遭受的生命损失。

伊拉克代表团曾在理事会上发表伊拉克对于塞浦路斯情况的立场。现在我想

简略地复述我们立场所根据的一些原则。

伊拉克，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深切关怀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国家的存在，其领土完整不应受任何外国干涉所威胁或危害。为了便利达到这个目标，伊拉克代表团已投票赞成所有理事会已经通过的关于最近塞浦路斯的悲惨事件的决议。现阶段具有关键重要性的是使各有关方面重回到谈判桌上；在我们方面则尽力不在谈判进程道路上树立任何障阻。就塞浦路斯的现况而言，恢复谈判似乎是危机解决的唯一途径。

我们对于使用武力感到深深遗憾。回到谈判桌上仍然是取得为各有关方面接受的解决、控制这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形势、克服使用武力的残痛、和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内取得正常和稳定的状态的唯一可行办法。

回到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我要指出的是：伊拉克代表团已将昨晚法国代表团在第S/11450号文件里提出的决议草案原文送回巴格达。直至今现在我们仍未收到关于该草案的任何指示。同时，今天下午我们又收到对原草案的两个修订案，我们又已设法把这两个修订案送回我们的首都请示。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提案者觉得在决议的表决不能接受进一步的拖延。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代表必须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表决时弃权。虽然如此，我们诚挚地希望，有关各方现在可能再度进行谈判。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最近声明使人对于迈向取得问题的解决——保证岛上两个团体的权利和塞浦路斯继续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和不结盟国家而存在有理由抱着某种程度的乐观。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秘书长报告塞浦路斯炮火终于停下来，我们都可以感到满意。停火似乎终于生效了。遗憾的是，联合国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又再遭受伤亡。我们向丹麦政府，和那些无私地献出他们的生命为他人服务的和平战士们的哀痛家属，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

在这停火逐渐确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到确立和平，设立条件，让塞浦路斯的善良人民不受干扰和走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美国代表团希望，塞浦路

斯争端的一切方面，在反省之下，将判断毫不迟延地回到日内瓦去恢复本周较早时候中断的和平谈判是符合本身国家利益的。这些会谈，在卓越的英国外交大臣任主席下举行，其成功关涉到地中海东部的和平。全世界在注视着。各参加者对人类有义务，必须以调解和公平妥协的精神取得谅解，恢复和加强这个地区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姆沃戈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支持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因为它继续相信安全理事会仍可令塞浦路斯局势有关的各方听从。然而，我们对卷入塞浦路斯痛苦局势的某些方面的消极态度表示遗憾。这种消极态度从当前危机一开始时它们拒绝尊重和执行我们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就已反映出来。如果安全理事会的再三呼吁，从七月十六日的呼吁起，已被注意，就会已经避免了很多生命的损失和巨大的物质破坏。生活在岛上的两个主要社区可免很多痛苦，这些痛苦最近似乎已经达到骇人的严重程度。

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和实在相信安全理事会永远不接受野蛮的使用武力作为法律的基础。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有作为一个独立和明确的实体而存在的权利。塞浦路斯共和国有权作为一个具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独立国家而存在。这种权利必须受到一切国家彻底尊重，首先是必须受到联合国会员国彻底尊重。

我国代表团希望塞浦路斯枪炮保持沉寂，而短期内各有关方面在真正合作的精神下恢复日内瓦的会谈。

我国代表团同安全理事会昨天向奥地利政府和今天向丹麦政府吊唁两国士兵在塞浦路斯和平服务中的悲惨死亡。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仅仅一个塞浦路斯的概念而是居住在该岛上的人民，我们对于秘书长报告的停火确立，无论怎样热烈欢迎，也不嫌过甚。事实是，现在这个人民已免除暴力的威胁，而且联塞部队的人员也不再在炮火下服务。我们借此机会向奥地利和丹麦政府和人民以及两国的有关家庭表达我们的哀悼。

八月十六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议员在国会的声明清楚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塞浦路斯再度爆发严重的战事和不通过协议而使用武力再行改变几个方面控制的地区的做法感到遗憾的程度，——更遗憾的是谈判已经在进行。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会使用的谈判武器。

说过这些以后，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塞浦路斯问题的长运和悲伤的历史背景，过去岛人的土耳其少数份子在很多方面遭剥夺其宪法权利。而且，土裔塞人少数份子有权和希裔塞人多数份子同享安全和宪法权利的保证。为了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岛上所有人民确保和平与安全的重新建立，此刻除了一心一意回到日内瓦谈判以外，没有其他途径。

如果要谈判成功，谈判显然必须在一种没有威胁或最后通牒和不合理要求的气氛下进行。象塞浦路斯未来宪法安排这样复杂和影响深远的事项，只有由一切有关方面进行审慎审议后才能解决。

我们现在需要和平，需要谈判期间的和平和谈判产生的持久和平。

作为我们关怀的又一个证明，为了对在塞浦路斯重新设立和平作出具体的贡献，我国政府于八月八日宣布愿意给岛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提供200名澳大利亚士兵。我们也打算维持一九六四年我们在塞岛担任工作的警察分遣队。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在解释我国代表团的投票之前，我想对秘书长告诉我们的新悲惨消息，对这一次打击联塞部队丹麦分遣队成员的事件，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悲伤和震惊。主席先生，让我通过您向丹麦政府和人民，向这些和平战士受剧烈折磨的家庭表示我们最衷诚的哀悼。

打击塞浦路斯联合国和平部队的最近一次悲剧一再强调理事会昨天通过的第359(1974)号决议呼吁停火的极大重要性。因为，既然联塞部队的活动继续进行，是恢复岛上和平所必须的，每一个新的死亡和新的牺牲和前面的加在一起，强化了我们如下的信念：为了给联塞部队各成员提供生命和安全的有效保障，必须尽力巩固联塞部队活动的基础。

至于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毫不犹豫地投票赞成法国昨天提出并于今天长久协商中拟成定稿的案文。我们投票赞成决议草案，深信该草案能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第一，该草案适应了理事会的需要，就是对本星期较早时候发生的事件，对在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初期失败后爆发的新的和激烈的战斗，明白地和毫不含糊地采取了立场。我应该再度重复我国代表团无条件反对这种武力的使用和这种回复到强权就是真理的原则。这样做似乎是适当的。

最后，我想说我相信我们通过的这个决议是符合我们呼吁各方立即恢复谈判并在四个多星期前第353(1974)号决议要求的建设性合作气氛下进行谈判的要求。为了解决冲突，仍有举行这些谈判的迫切需要。并且，随同这个冲突已出现了太多暴行、太多武力的使用和太多使用武力的威胁，所以这些谈判是更为必要的。这个冲突的性质已经在本理事会中反复提到过了。在战争和暴行的气氛中，冲突的解决，纵然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当前的决议充分展示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

我们很高兴听到秘书长说今天在塞浦路斯已经实行停火。如果，在最近一次的爆发以后，——在进一步的苦难——其规模只有过若干时日后才为人所知——以后，在所有这些事件发生以后，真的出现一个新的停火，我们就有理由感到满意。然而，象过去一样，停火只能是走向真正和平的第一步。我们希望，争端各方的善意很快便使真正的和平成为现实。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首先我要向丹麦政府和人民表示我国代表团与我国的慰问。因为他们损失了在联塞部队里面的两名士兵，又有其它三位受了伤。现在看来有一种把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趋势。直到一个危机出现了，如果部队中有任何伤亡的话，我们大家都会稍为循例表示吊唁。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三四天以来，在塞浦路斯已经表示出维持和平部队不单是对该岛和平很有用，并且，我们这个国际社会和世界和平确实都有赖于他们。

主席先生，在你昨天晚上的发言里你提到了秘书处不时地提供给我们的报告。我想，可能应该正式的说，并不是所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都象主席您一样，对秘书处在过去数周以来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数量感到不满意。我们收到了经常报告及经常情报，特别是有关塞浦路斯局势的实况。当然，由于我是联合王国的代表，而联合王国很关心此事，并且又有些军队在塞浦路斯，所以我收到了一些情报。我可以这样说，以我独自取得的情报来衡量，秘书处的报告是充分而准确的。

主席先生，在昨天晚上的发言中，你要求来一份有关该岛一般事态的评价的报告。可是，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那些报告的真正目的。这些报告的目的当然是向我们安全理事会提供事实报告，然后，我们就能够按照事实而作出我们自己个别的评价或我们集体的评价。我认为这样做是更为可取的。我再说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供应给我们的这些报告是完全足够的了。

我还感到高兴的是，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一个新的情况下讨论塞浦路斯的局势——就是说，那里战斗看来似乎是停止了。现在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从那停火而取得的主动。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正如我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多次说过的，若要在塞浦路斯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的话，就必须愿意接受，让步是达成这样的解决的要害。或许从这场实在是可怕的战争会出现一个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或许这一次它是一个能以持久的解决办法。任何人所制造的解决办法若是不为塞浦路斯的两个社区的任何一方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话，这个解决便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从过去十五年的经验里面有一个教训必须领取的话，那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得到希裔塞人所广泛接受却不为土裔塞人所接受，就一定不能持久。反过来也将是如此。没有人能仗刺刀的威胁来保证一个政治解决，如果解决不被接受的话，它就必将失败。

从这里要学得教训就是必须开始谈判，并且谈判的双方必须准备接受，他们不但有必要尊重自己的意见，也必须尊重谈判的对方的意见。因为，我要再说一次，不然的话，解决是不能持久的。

我了解到争端的双方今天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我很希望，在战斗平息之后，在它的一些比较近的，比较辛酸的记忆已有消退的迹象的时候，让步和节制的精神会再度在有关各方伸张，我们仍可以在塞浦路斯得到一个解决办法：一个让该国、及主要的两个有关国家，以及我们联合国仍然可以引以为荣的解决办法。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国代表团首先要向奥地利及丹麦政府吊唁，因为他们的士兵在执行联合国所交托的崇高任务的时候被杀害了。对那些死亡士兵的家屬，我们也致以深切的同情。我国代表团刚刚投票赞成载在文件 S/11450/Rev. 2 的决议草案。这个决定不应该被认为是我国代表团对该案文感到完全满意。事实上，我们已向在准备这项决议草案上采取了主动的代表团表示了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意见，并且我要感谢法国代表团，因为它考虑了一些我们的建议。

我希望其它代表团也充分地了解我们刚才所投的票所附带的意义；这与我们对很多在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所投的票的意义一样，都是根据着相同的路线——我要强调一下，这些决议草案，在过去五周以来，多次是理事会一致通过的。所有这些决议都重申了必需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决议要求冲突的各方，停止七月十四日或以后他们在这个不幸的国家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活动。这些决议也要求有关各方尽速进行谈判以便求得适当办法解决塞浦路斯共和国由于外来干涉而面对的问题。

这些呼吁没有被充分听从，毛里塔尼亚代表团深感难过。由于我们这些要求明智及节制的紧急呼吁被漠视了，因而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人民遭受到无可言喻的苦难，我们对该国的人民怀有最诚挚的同情。

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题目而举行的辩论里面，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它如何重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福利。正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国代表团今天投票赞成通过这个新的决议。我们坚决地希望，塞浦路斯的战斗将会完全停止，永不再发，并将以谈判的办法而且单靠那个办法，

毫不迟延地恢复该国的和平与宪法秩序。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向秘书长致谢，因为他不断地努力，以求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得到顺利执行，和减轻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我们也要向联合国军队的所有成员致以衷心的敬意，他们目前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着重大的任务。

马伊纳先生（肯尼亚）：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丹麦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的慰问，因为该国派往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特遣队蒙受了人命的损失。

正如我以前所说，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任何可能帮助塞浦路斯共和国重获独立的行动，无论这些行动是多么软弱或是有缺点的。刚才所通过的决议，很清楚地表示这是本理事会的大家都谅解的软弱努力中的另一个旨在挽救塞浦路斯的微弱行动。所以我国代表团才愿意对我们刚才通过的那个载在文件S/11450/Rev. 2中的决议投下赞成的一票以表示支持。塞浦路斯的问题并未了结。我们认为，我们将有一段很长的时期需要应付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将有很多机会在讨论这个题目时，再有所表示。

主席：现在我要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

首先，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已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中丹麦士兵的死亡一事，向丹麦政府表示慰问，我现在要再以苏联代表的地位，向丹麦政府和有关家属表示同样的慰问。

苏联代表团已在理事会的前几次会议上，就塞浦路斯的问题，表明了苏联的原则立场，特别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在讨论及表决理事会在该次会议上所通过的两个决议草案时——对这些决议，苏联代表团都曾投票赞成。今天，没有必要——重复苏联代表团就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立场所说的话。我只希望简单地谈一谈下面几点。

过去，我们曾经指出强加于塞浦路斯的所谓国际保证是过时的，是先后矛盾的，在日内瓦谈判失败之后，我们表示反对塞浦路斯的会谈，反对塞浦路斯与塞浦路斯

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一小圈子的北约国家来决定。我们提出并支持一个意见，就是现在应该由一个更有效、更可靠的真正国际保证制度来取代这个过时而破产的国际保证制度，以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不应该象过去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一样，由一个狭小的圈子或一小撮国家来加以决定。我们支持了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提议，就是将来有关塞浦路斯的谈判，应该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很不幸，那些喜欢在北约国家的小天地里面决定塞浦路斯人民和塞浦路斯国家的命运的人却拒绝了这个紧迫、合时而重要的建议。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必须有安全理事会，也就是有联合国的即时与直接的参与。大家都知道，我国代表团曾建议派遣一个由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的特使团前往塞浦路斯，这样的一个使团的目的，是就地调查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旅行情形，并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报告。我们保留重提这些考虑与建议的权利。

谈到法国的决议草案，很不幸，在安全理事会今天表决该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未能及时接到指示。我们确曾要求法国代表团延迟表决该决议草案数小时。很不幸，法国代表团不肯同意；事实上，它坚持从速表决。

就如过去常常在安全理事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这一次也牵涉到时间上的差距。不久以前，在七月三十一日，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因此，我们发觉别无他法，只好在表决法国的决议草案时弃权。

最后，我想简单地回答一下联合王国代表所说的话。他对有关塞浦路斯的情报感到满意。他也解释了，除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报告以外，他也从其它来源得到有关塞浦路斯的情报。因此，他拥有丰富的情报，难怪他感到十分满意了。

现在我以主席的地位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竟然有人提出了这项决议，我对此感到遗憾。我对于这个决议被接受表示遗憾。我痛惜那些人的心思，他们从他们巴黎的象牙塔中，竟会在此时此刻就这个问题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偏袒的做法。

我很敬重那些使法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许多美德，可是，我也正好知道，唉！

当他决定从伟大降至小气的时候，她也做得很彻底。 我不知道世人本来希望今后永不再见的那个法国是不是又借尸还魂了。 尽管我自己和我国人民对法国都极为尊重，我却不能不感到奇怪，到底现在这个是什么时代的法国、萨基埃特·百迪·优素福村事件时代的法国、降伞兵团时代的法国、苏伊士危机时代的法国、或者是最近进行穆鲁罗亚实验的法国，居然要裁判土耳其的行动及其与联合国原则的关联。

会议席上的各位，事实上所有在这个会议厅里的人士，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自昨天以来，法国又醉心光荣伟大，突然决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可以说是长期以来都没有她的份儿的角色，并决定以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来开始，把所有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地归罪到土耳其的身上。 当然，我现在所谈是那份曾经传观的原决议草案，而不是以为第一份草案较好的那些人心目中可能认为是被阉割削弱了的那一份。

这个决议把时钟拨到上星期，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事情，尽管许多决议已经暗示在理事会面对这个问题的最近阶段之前的好几个月里外国干涉、外国军事驻扎甚至行动的事就发生了。 而正当在道德上、政治上及人道上明智之举都只是应该朝前看，盼望由有意义的谈判而创造一个更光明的前途的时候，法国却偏要回顾上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一项决议，其目的只能是要破坏这些谈判的前景而矣。

我们都十分熟悉马卡里奥斯签定协议之后，又以当时实乃被迫签署的荒谬借口来废除这些协议的老手法；而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源，以及我们之所以在过去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日以继夜地聚在这里开会，都是由于当时的塞浦路斯政府首脑把这种原罪加于庄严同意的条约及宪法所致。

法国的目的是不是要为这种未来的借口预备地步呢？为什么应一个在过去长期以来对那些起码象塞浦路斯问题一样险恶的问题皆保持沉默的国家现在竟采取这样狂妄的行动呢？ 我知道另外一些也是牵涉到法国那样关注的地中海的事例，可是法国对之的反应却远比现在的要缓慢。 这并不是区区几个小时——正如主席您曾

提到的——就要在这个理事会里面通过决议的事情。不同的国家很可能需要对之作不同的考虑。我不知道一个人到底要能够买多少架海市蜃楼式飞机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认为，如果法国代表，或者更应该说是他的政府，能够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三段严肃地要求恢复谈判，而又不同时有所偏袒就感到满意的话，那么法国就真的是对国际关系作出了我们长期以来都没有能够看到的一项建设性贡献了。真的，因为一位成员国的总统，在安理会把一件国际争端列入议程已经十一年了之后发表了一项声明，一项我认为起码是有偏见的声明，安全理事会就通过了一项决议，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们要问，在过去十一年里，当有人屡次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土裔塞人的时候，该国的良心到那儿去了。

现在我要谈一下由于今天法国的努力所带来的后果。我国政府已经宣布愿意参加旨在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塞浦路斯国建立将来的宪法体制的谈判，可是它决不会根据这个不平衡的、有偏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切实际的决议来参加谈判。一旦本理事会通过——我希望很快就会通过——任何其它没有所有这些瑕疵的决议，我国政府就预备重新考虑而且欣然重新考虑它对这方面的态度。

我要再次指出，土耳其决不会按照一些从巴黎梦想出来的声明里面抽出来的妙语所规定的条件来进行谈判的，即使是在爱丽舍宫里梦想出来的也好。

最后，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我自己附和主席先生您因驻塞部队的三位英勇的丹麦士兵不幸逝世这件事而向秘书长所表示的吊唁。我们也要向丹麦政府与各遗属吊唁。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之所以要发言是为了一个理由，完全只是为了一个理由。我相信一定是你的一时大意，要是你因此给了安全理事会和外面大家任何相反的印象，我想你也一定愿意改正的。我仿佛听见你说，建议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谈判的是不结盟国家集团。

主席先生，你当然曾经不时在安全理事会上透露非正式协商时的经过情形。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也愿意学学你的榜样。你知道，我也知道，并且由于你所说的话，大家也都应当知道，那个建议不是出自不结盟国家集团。据我所知，它是以前在非正式磋商中讨论过的工作文件建议的形式发出的，而你也不知道，主席先生，它并没有能够得到任何的支持。

所以，在安全理事会上把它说成是由联合国一个极端重要、举足轻重的国家集团所发起的建议，是不正确的。我相信你一定愿意改正你可能给人造成的任何相反的印象。

主席：我要向联合王国代表说：你的情报和现实不符。安全理事会六个不结盟国家的非常任理事国代表中，没有一个反对这个建议。事实上，这个建议也是他们其中之一发起的。

勒孔特先生（法国）：我只要短短地说几句话。我要说的是，听到土耳其代表所发表的实在相当刺耳的言论，我感到很遗憾。仇恨不是一个好军师。我唯有指出：这厅里出席的许多国家事实上也同法国站在一起来保证这项决议得到通过，因为这决议绝不只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我本来希望的是看到土耳其的代表在问题的实质上多下点功夫，给我们说明一下他准备怎样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为这才是我们所急迫需要的。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首先要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这是在丹麦分遣队中——新近蒙受的牺牲表达我国政府以及我个人的伤疼和哀悼。

我也要谢谢法国代表，在面临种种阻挠之下，包括土耳其代表的疯狂固执——就象方才我们所看到的例子一样——自昨天早上起一直在努力使安全理事会在两个多星期以来所说的空话上加多一两句实在一点的话。

方才通过的决议可能对塞浦路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可是却能够提高安全理事会的信誉。至于我国政府，我要说明一点。我国政府对方才通过的文件解释是：在没有执行实施部分第2段之前，决不能进行实施部分第3段所设想的谈判。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要为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为和平的服务新近损失的人员向丹麦政府和丹麦人民表达我深切的悲伤和哀悼。自从七月二十日土耳其侵犯塞浦路斯岛的罪恶之日起，除塞浦路斯蒙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之外，连联合国也要一起遭殃，这真是十分不幸的事。

我现在要就我们眼前的决议说几句话。可是，首先我要感谢法国代表敢于大声说话，说出了理事会所长久不敢说明的塞浦路斯局势的真相，对于侵犯人权，对于土耳其侵犯塞浦路斯的自由、独立、主权和完整的行为，至少略微表示义愤。

昨天，我几乎绝望地怀疑联合国是否认识到局势的严重，认识到这是一个大国在进攻和毁灭一个小国。可是今天现实似乎到底透露出来了。不只一次的发言提到了受难国和侵略国。大家看，真理明明摆在那儿，无论用什么外交手段去遮盖它，它都是要显露出来的。这明明是一个侵略国和一个受难国的问题。这决不是一个战争的问题，可以声称一部分是出于自己。这里决没有自卫的成分，完全是赤裸裸地违反宪章第2条第4项的事情，而干这事的是一个所谓担保国。

如果到一本本的国际法中去翻翻看，我们固然会发现一些类似的担保条约的例

子，可是它们所指的都是过去的时代。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今天这还会发生。就算在二十年前，联合国宪章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关于这类担保就已经有过说明，只要它们实际上是被用来从事侵略和征服的手段，它们就立即失效。因此，那个担保条约今天是失效了。在法律上它是一直无效的，可是现在，由于土耳其的态度，它事实上也失效了。

现在，我们谈的是由法国代表倡议、方才获得通过的决议。在实施部分第3段中，这个决议

“促请各方立即在建设性的合作气氛下重开……谈判”。

“建设性的合作”明明白白地意味着谈判的自由。它决不是意味着在武力威胁或使用下进行谈判。当然，对土耳其代表来说，这不是很开胃的事，因为他最希望的是以过去一样的方式来恢复谈判——在枪口下，而且现在再加上对塞浦路斯大片土地非法实行军事占领的新优势。

我继续念实施部分第3段：

“……重开第353(1974)号决议要求的谈判，不应因为军事行动取得的优势而妨碍或预先断定谈判的成果”。

这也是土耳其代表所厌恨的，因为他想利用非法占领来强迫人家接受土耳其的条件。

我注意到法文的决议原文经过英文翻译后用了“prejudged”(“预先断定”)这个字。我要指出，“prejudged”这个字不是法文的正确译意，“préjuger”这个动词是“预先断定”的意思。可是象这里，用在“sans préjuger”这句话里，却是“无成见”的意思。问题不是预先断定，而是不怀成见。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任何谈判都应该是自由无碍的。谈判不应该受到当时在日内瓦于武力直接威胁下发生的事的影响，使其失效。

领土的侵占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宪章第2条第4项。这点也曾经大

会第 2734(XXV)号决议《加强国际安全宣言》郑重加以重申。该决议明白地声明：

“……各国皆有义务勿作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一国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军事占领的对象；一国领土不得成为他国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取得之对象；凡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的领土一概不得承认为合法；各国皆有义务不得在另一国家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行为或恐怖行为……”。（大会第 2734(XXV)号决议）

这是当前局势。土耳其代表反对不应在谈判中用非法占领的领土来争取优势的说法，更明显地证明了土耳其用意何在。

我们的立场是，任何谈判都应该在自由无碍、无成见、无威胁的气氛中举行。这是法国代表采取主动的精神，我希望土耳其代表也以同样的精神响应。

我现在要谈到有关让步的问题。当然，任何谈判都意味着以妥协的精神作出让步。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谈判的最后结果要达成一个实在的、可治理的国家。因此，如果让步是意味着搞些分裂性的规定，破坏了国家的概念，在一个国家里造出另一个国家，并制造一个行不通的宪法的话，那就不是建设性的了。因为要创立一个国家就是为了要破坏它，带来新的战争局势，造成连锁不断的进攻和反攻，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请大家认真考虑到法国代表所建议的决议的精神。让我们希望这是联合国掌握时机，为从事建设和补救而向前迈进的开始。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很抱歉，要再度发言。我答复罗西迪斯大使是违反了我决定不多浪费各理事国时间的方针的，可是我不得不说一句话：对于他本国元首郑重签字的条约，罗西迪斯大使居然说出了“它是一直无效的”这样的

话，这就证明——要是还需要证明的话——希裔塞人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态度正是如我所述。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总统所签署的协定显然是一个为塞浦路斯所不满而又强加于塞浦路斯头上的协定。然而塞浦路斯在各方面都遵守了这协定。代理总统克莱里季斯先生在日内瓦采取的态度——就是说，愿意充分执行一九六〇年的协定，尽管在执行其中某些规定时会遇到不少困难——就已重新证明了这点。可是，这点土耳其却不愿意接受。是土裔塞人退出了政府，不参加治理国家，期待着土耳其的干涉，希望趁混乱的当儿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崩溃。因此，任何指控我们违约背信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主席：发言名单上的人都讲完了。如果没有旁人要讲话，我就宣布散会。

午后九时五分散会。
